

書目

四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四

嘉言

儒事君慎始而敬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謹事朝廷坐享富貴○至忠動天舉無不克○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居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食其祿者必死其事○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言己能○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父母愛之

善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孝之終也○夫孝者百行之源而萬福之本也故天地佑之鬼神護之  
○大孝尊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  
之○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今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  
之祿○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于神明神明猶且助之況於人乎○篤其  
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愛親者所以愛其身  
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身安如泰山壽如箕翼○人之脩德必  
始於孝而後仁義生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後禮義興○孝慈者百行之  
先莫過於孝孝至於天則風雨順時若至於地則萬物化盛若孝至於人  
則衆福未臻○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宜兄弟令德壽豈○  
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  
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孝敬貞順專一無邪者婦人之紀綱  
閨房之大節也○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彞斯百業之祉○貧賤之交

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上下雍穆  
家道以興

釋夫事君者不可以二心唯一至忠而已矣至忠則名光而衆仰○凡人  
事天地神祇不如孝其二親矣二親者家神也○敬養父母成第一之福  
田○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  
所愛者親也○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  
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沙門之為孝也  
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墮大孝一也○為存歿二親及經  
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溥善而不善  
其父母豈曰道耶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孝者至天之  
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廣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孝也者大  
戒之所以先也為善戒善何生焉為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  
成無上真正之道者由孝德也○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  
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親也者形生之

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孝養父母敬事師長眷屬和逆謙敬萬物如斯之人生於天上○孝順還生孝順子五逆還生五逆是信不信但看簷頭水點點滴滴不蹉移

道若人忠貫日月全名高節則富貴壽考哀榮始終○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孝誠之至通乎人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養子方知父母恩○家有賢妻夫不作橫事

### 感應

晉卞壺字望之濟陰人也成帝初與庾亮共參機要亮將召蘇峻壺固爭亮不納壺司馬任召勸壺宜蓄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嗣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

而戰率勵散眾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苦戰遂死之年四十八子矜矜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正贈世子矜散騎侍郎矜弟盱奉車都尉矜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處士翟涉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咸以為神遂立廟祀焉

宋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及為將務行寬大屢破賊立戰功常攻下宜興盜郭吉甫又破虔州盜彭友活其人人感其德皆畫像祠之高宗嘗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飛後徽欽北狩劉豫屢扶金人入寇飛以復讐自任數見高宗論恢復之畧乞假以月日提兵趨京洛經畧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之計實在於此高宗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又召至閤謂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命飛駐師江州飛知兀朮惡劉豫遂以間廢之又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金

人歸河南地飛又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  
譏檜銜之及金人攻拱毫命飛馳援劉錡飛即分遣諸將收西京汝穎凡  
八郡又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高宗得奏  
大褒其忠授少保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皆奏捷兵勢銳  
甚兀朮大懼又敗金人拐子馬陣兀朮遁去兩河父老頂盃焚香以迎之  
金將知不可敵往往密約來降恢復之勢已成會秦檜欲棄淮北乞令班  
師一日奉十二金牌追之飛憤悅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遂班師民遮路而哭聲震原野時和議既決檜終患飛異已乃奏授飛樞  
密副使解兵柄竟誣構以死時年三十九金人間之皆酌酒相賀飛忠憤  
激烈議論持正人稱其有諸葛孔明之風其墓在錢唐宰木之枝皆南向  
無一枝向北者至今猶然其忠誠所感如此

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常自謂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  
擊傷額自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  
執白羽侍從如平生宣言百姓為我立祠孫主乃遣使者立祠于鍾山封  
子文為中都侯加印綬以表其靈晉蘇峻之難帝夢蔣侯曰蘇峻為逆當  
助共誅之後果斬峻加封相國太元中苻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  
見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初朝廷宰執聞堅入寇以威儀  
鼓吹求助於蔣山神及堅望之若有助焉梁武帝嘗禱而不應遣使焚其  
廟未及中途忽大風雨振動宮殿帝懼禱之乃止南唐謚曰莊武并更脩  
廟宇宋景祐二年賜廟額曰忠烈

宋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  
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答曰方進取可欺君耶授大理評事轉鹽鐵  
判官詔百官言事準極陳利害推樞密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  
起準極力固諍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  
魏徵也拜諫議大夫後拜參知政事帝問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  
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  
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之於是立為皇太子中外皆喜真  
宗景德元年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急書一夕凡五至都

人甚恐蜀人陳堯咨勸帝幸蜀江南人王欽若勸帝幸江南準力勸上親  
征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惟呼聲聞數十里契丹驚  
愕不能成列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悅敵遂迎擊斬獲大虜引去  
河上罷兵準之力也加中書侍郎王欽若素嫉準數譖於上由是罷為刑  
部尚書知陝州久之復同平章事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  
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  
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既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以告丁謂  
謂懷恨譖之降準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  
曰吾今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猶言惟準與李迪可託乾  
熙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道出公安剪竹挿神祠前誓曰準心不負朝  
廷此竹當再生後果如所言準在雷州踰年而卒遂歸葬西京道復出公  
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笋衆皆謂  
公忠誠之感如此為立廟歲時享之謚曰忠愍皇祐四年立神道碑帝親  
篆其碑首曰旌忠

元莆陽人黃琮初為福州閩清縣令事母至孝平日蔬食但日市肉數兩  
供母為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藏郡守黃尚書命諸縣各持一醵歛  
之縣各數萬琮不歛民惟以已俸四月輸之素有廉直之操尤盡心厥職  
撫字其民一日忽夢神人告曰汝忠孝感天當使廉訪言之於朝時有內  
臣為福建廉訪使者琮數忤其意深銜之一日入朝上問汝在閩廉察知  
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即極口稱琮上喜即改授京秩果符其夢  
宋黃河自大坵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圯則以薪藟窒塞補薄增卑謂  
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臣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芟竹捷椿木之類  
數十百萬以備決溢使臣始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名府元城縣  
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龜屢來嚙岸之薪藟似將穴焉遂設弩射之  
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創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月餘  
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龜事也  
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無他適二使  
既去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閣如道觀所謂龍廟君者以姓名

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稚珪憑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仙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白殺龜事因曰隄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倘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即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許以殺龜事對曰某主婦岸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漏則當誅龜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于世有害于人殺而不償罪固難加宜遣之還復問之曰汝在世有何功德對曰家貧力薄並無功德但好勸人為忠孝陰官曰此功德尤大因取功過集視之曰汝平日勉人之功多矣將來官至郡佐正受此報遂拜辭而出陰官命前使者引出一站遂活宋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氏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子于其內旁列大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謂獄吏曰

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頭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柰何受此汗辱寧死無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許寃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者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纔數日也人皆謂其果有許寃之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宋羅居通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傍太祖以為延長生薄

宋順陽南鄉縣楊豐與息女香於田穫粟豐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搯虎頸豐因獲免香以誠孝致感猛獸為之逡巡太守平昌王肇之賜資穀旌其門閭焉

唐裴敬昇曾祖裴子通居母喪哭表明有白鳥巢塚樾兄弟八人皆以孝

行稱詔表門閭為孝義之門

宋易延慶字餘愛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襲蔭為奉禮郎後為大理評事知臨淮縣太祖乾德末父贊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推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凡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于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為詩賦稱其孝感母卒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樹於墓側二樹後為連理之瑞

宋成象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太宗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表服襟袂篩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悲慟聞者感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卧象無畏色鷲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如初遠近目為成孝子

宋陳思道喪父事母兄以孝弟聞鬻醢市側以給晨夕買物者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泊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醢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押夜則虎豹環其廬而卧真宗咸平元年旌其門閭

宋初暉字坦之太宗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真宗天禧中出知維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暉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跽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

宋何保之業進士有至孝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鳥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兔馴於坐隅人稱歎為真奇大中祥符中降詔旌恤宋庾袞穎川人咸平中家遭疫癘二兄相繼而死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唯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睡復撫二兄棺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稍息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始知癘疫雖毒不能加孝誠之人也



宋趙州贊皇縣張鑿女治平四年三月七日死三日而蘇語音變為江東人曰我樂平縣王璉姪女十七歲嫁陶氏為夫性酷暴乃自縊而死初是二鬼前導至一大城宮闕壯麗有王當殿曰秦廣王王閻所以死左右取大鏡如車輪使我照之因命一吏曰此婦人嘗割股救母又嘗燃香於辭祈姑疾安愈此二事可延一十二年壽宜令急還也吏送至家咽喉已斷乃復告王王許借屍因得至此耳又說冥間昏昏無晝無夜有河水赤如血沸湧凡有罪者至鬼卒推入河中身體腐爛過而復完無罪者從金橋渡無所苦刀山劍樹鑊湯銅瓦無異人間所畫地獄王令我說於人間勸勉作善

唐陳昭江陵人武德年間日常齋素持念金剛般若經累積功行每日有大蟒時來座側聽經有隣人力昌勇悍不信見蛇往來疑是妖怪潛伺打殺其蛇銜冤訴于閻摩天子勅使者追力昌魂至冥司令蛇纏身噬嚙苦痛難忍力昌遂託夢告妻曰我在生打死一蛇其本要聽經百卷可以昇騰只欠七卷我不合打殺今吾楚不可勝言可與我請僧寫得金剛經七

卷躬就佛前懺悔以救倒懸之厄妻覺而憶其夢欲依寫經奈何口食不給倍增悲苦有男名僧護方年五歲問母何事悲哭母說其由僧護曰何不將兒賣以救父母於是哽咽抱兒出市賣與蜀客得錢兩貫與子分離五內痛割遂請僧寫經七卷對三寶前苦心禱祝一願夫力昌承經功德解釋冤尤二願母子再得相見自別之後憶子目盲但每日誦念金剛經求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已三十年繼父母俱亡忽念親母賣我寫經薦父至今不知存亡遂復回江陵尋母未即之見買宅暫居忽遇節臘祭祖就齋乞者有老嫗數人來則誦金剛經一卷乞意回向僧護云我幼年喪父我母將兒賣身薦父今得回鄉尋母不見願得父母同獲超昇數中一婆婆便叫曰郎君我是汝母汝年五歲賣你寫經薦父見有賣契在我住處藍兒內僧護索契讀之悲喜交集焚香拜告三寶天地神祇今得母子相見緣母目盲不能認子遂取水漱口躬對天地之前與母故其目左右皆明遂得母子團圓以應向年之祈禱也觀者無不感嘆

元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備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

自啖鹿脯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于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膏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元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為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急時漱口上堂敬其目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為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宋黃遵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母為孝凡得畫直未嘗私畜供甘旨外悉歸于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煖母不敢殮是日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一人形容良久乃語曰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閣吏通曰興國

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黃遵耶遵曰唯前謂吏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逮吏曰爾弄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涕泣拜曰母老無兄弟乞終母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乞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俟主者來若自告之移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戶洞開緋衣數人前導見一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人列階下致恭畢分入法局始見領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訊訖驅出已而呼遵問里閭姓名遵涕慟叩頭拜曰念母老無兄弟遵若死母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階額血濺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乃謂曰汝母壽尚有十餘年矜爾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筆注其簿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去復呼之命立階下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視吾貌歸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記之勿忘自是遵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厥後十年母以壽終既葬服除遵一日徧辭親識因大醉數十日而卒

宋趙抃母卒廬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子處士孫倅為作孝子傳官至參

知政事嘗夢其父曰汝至孝孝子不匱水錫爾類天必相汝及子岷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岷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宋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沂桐江水暴至舟欲覆母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踰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為誠孝所致

宋庾遵愍所生母漂流交州遵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登第後求為廣州曹掾到廣乃徒步往交州尋求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一村日暮兩驟至乃寄止一家有老嫗負薪自外還而遵愍心動因訪問之乃其母也遠近聞之以為孝感所格

宋仰忻字天旣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哲宗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為孝廬坊

宋徐積字仲車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哭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

啜粟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哲宗時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苫枕塊裹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北域杏兩枝合為一幹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如故

宋鄧肅字志宏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

宋李萼字彥良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為恨徽宗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後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為瑞宋王株字仲淵以孝謹聞高宗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為扶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宋顏師魯字美聖高宗時遷國子丞自幼莊重若成人天聖初為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風大作人以為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

宋高登高宗時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母病思鹿肉夜有虎啣一鹿置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

宋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鹿麪戒妻子常候母所索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憇于山芝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托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送之里人曰朱虎殘

宋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腰乏五年餘行步絕費力招數醫治藥略無小効紹興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泣罷就寢抽身潛起妻謂其登廁耳乃懷小刀

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剖腹取肝啖母以報產育乳養之恩望上真慈憐使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刃忽聞有聲自後叱喝具杖擊其背驚而回顧寐不見人但一紙貼在地取視之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親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拜謝明旦以進母積病頓愈方具所見告于妻子

宋錢彥卿温州人性至孝紹興中母得痢疾閱五月不愈醫者拱手謂旦暮就盡彥卿不離侍側禱於觀音忽夢一僧來問曰汝母曾服地榆散乎曰百藥皆試獨此未耳僧曰第服此無憂既覺遍扣藥肆皆無之止有小兒所服者其名正同買兩貼歸并煮服之疾即愈

宋鄱陽千秋鄉民江澄所居在規市以牙齧為生業四十七歲時抱病昏眩冥冥不語四體盡冷唯腸間微溫家人治棺斂之具哭待其絕凡三日忽甦云我入冥司至殿下望其上尊官當中坐左右侍立十數人幙頭衫履全似知州廳體面紫衣者引立于前中坐者問曰汝冒利村市欺瞞客人財貨為已有罪惡盈積當死澄拜而啓曰澄受誅戮不敢辭但以母老

年八十無資產供養不得已作牙僧求斗升為二膳計上無兄下無弟一旦受死母必餓殍願大王哀愍王沉思移時乃曰吾念汝愛親之切汝汝四人間宜密此語盡悔前非待汝母亡後決來喚汝澄拜謝汗流浹背而寤病遂脫親黨問故皆不答即棄舊業昔之商販來往者悉謝絕之傾家所有創為藥肆貧人買者不取錢事母愈謹淳熙己酉歲母壽終明年葬畢澄復病始告妻子以前事且曰母死矣尚何詞至紹興辛亥卒

宋楊祥事親孝避地醴陵因家焉及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烏白兔白芝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  
宋杜誼字漢臣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胫雖大雨雪未嘗少上手足皸裂血流以膠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遠墳號泣而後去既葬遂葺舍墓傍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廬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洛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眾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

宋郭義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餽不受聚土為墳手蒔松竹而廬於其傍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

宋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喪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毋歿廬墓側有芝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詔旌其門閭  
宋鄧宗古蘭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踰為鄧孝子

宋孔攷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性孤潔喜讀書聞人之善者出於已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攷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特賜旌表

宋何執中徽宗時以母憂去寓蘇州北隣夜半失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哀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乃得存

宋查道字湛然幼沉凝不群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鰕羹方冬苦寒入市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鰕尺許以饋又剗解血寫佛經以祈母壽後母至九十餘終

元李茂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已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成宗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十餘家火將及茂廬風遂返而火滅事聞旌之

元廣惠山海牙字公亮希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父阿魯渾海牙廣德路達魯花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為耻母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為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將負母歸葬神奈何阨我耶風遂止既葬廬墓側有紫芝數十莖生焉後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備國史

元史彥斌嗜學有孝行順帝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為複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于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元龐遵文宗至順間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元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誦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齒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元王薦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皂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元余丙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負未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  
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慈丞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  
火滅

元楊暉父清母牛氏嘗病劇暉仰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  
明暉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暉  
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葬畢今妻衛氏家居養清暉  
獨廬墓上負土為墳蔬食水飲終其喪清卒亦如之

昔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  
嘗之其血溫乃禱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

元孫瑾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停柩未葬衣不解帶嘗食粥誦佛書及  
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頃風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  
瑾親吮之又喪日瑾故之復明唐氏卒十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誦天乞  
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如注數日不止

元杜佑河南行省署為三義水馬驛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舉體沾  
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  
馴兔之瑞

元武德政武用男也母蘇氏德政四歲而父歿蘇氏守寡德政事母至孝  
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  
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元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嘗禱父之不効思孝方  
欲剖股肉為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  
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元王思聰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  
事之如所生母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有愈  
父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  
失明思聰故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元吳希曾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火盛雨止既葬廬於  
墓左縣上狀並旌之

元畢也刺荅立迷裏氏家秦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上踴起

元湯霖字伯雨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得効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晏晏拭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漢陰子方為人至孝又有仁聞適臘日晨炊忽見竈神現於其前曰子能事親其益勉之子方再拜每值臘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於邦君至其孫陰識有女為后遂得封侯

元王庸字伯常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沾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遂得蜜蠟以供祭祀

元黃贊字止敬父君道仁宗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贊江南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扶其贊去更嫁拒不見贊贊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道財乎父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二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贊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歛時有某物可驗啟朽棺得父骨以歸

元吳國寶性孝友父喪廬墓成宗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云

元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成宗大德七年地大震郇改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推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

元萬載縣獲賦市丐者姓郭左手及兩足皆反掌於上止得右手拄地操行人遂名以郭擦母老病風弟病亦然擦每月朔望出丐一市人皆憐而遂惠之遂得養母及弟僅足一月之食如此者十八年無怨元貞二年冬遇一道人見其貧苦又甘心養母與弟遂予藥五丸與擦云汝服吾藥宿



疾頓愈擦如敷服之手足隨即如常不料疾愈無可托辭以丐而人亦無  
患之者方窘思間又遇元道人擦謝之且祈之云向蒙惠藥偶忘母病未  
曾分今母尚病道人再與五丸與之其母服兩丸其疾如失尚餘三丸適  
為里近富人所知其病亦同富人與擦云聞汝有妙藥三丸以鈔一錠與  
汝回贖擦應言不願受鈔願病安三口乞終身供給遂以藥授之後果効  
富人守信供給之得非躬擦一念孝弟獲遇神仙以受無窮之福吁丐者  
而處心如此人亦可以自反矣

宋常家妻許氏世稱孝婦舅姑性嚴而許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人  
身生于中國尚為女子亦所開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為尊雖被打罵亦  
雖不聞上有一女極聰慧暴卒既而復還言至陰司司命以小真呼之曰  
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於人已授地仙之品汝母許氏心至於道孝事  
舅姑當陟仙品亦合居丹陵之闕且歸齋沐太乙使者行將至矣明日許  
氏小真果皆上昇

宋京師人司仲因同里人父患背瘡若負火炭晝夜呼叫其子泣於途遇  
道人曰子何憂之深也告之故道人曰子當求不耕之地遇野人糞為虫  
鳥所殘即以杖去糞取其下土篩而傅之乃如其言用之立愈父曰汝豈  
以冰着吾背耶吾五臟俱寒矣遂愈仲因識其方後有周少隱者病背瘡  
其子勤苦求醫弗效忽夢神人告曰盍求之司仲因覺以告父父怒曰平  
日不聞其能醫子再三言乃召仲因至用前藥果愈蓋皆孝心所感云

宋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至  
六歲本父母時往視語曰汝是我生邁涕泣告趙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  
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髮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  
齊衰心喪三年趙欲為娶責酒未往婚家道值醉人打趙體悶忽有一狗  
直至街邊衣若此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醉人適共舉酌於草中邁乃  
以檐甃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之乃誓不娶後邁嘗寢忽夢一  
女言姓衛昨忽暴死天神矜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衛  
門外果如言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之主人開柩女乃  
有氣息至曉便復蘇女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為夫婦趙卒邁慟絕復蘇

者日數四過年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門至孝延曆將得百歲果九十  
七而卒

宋宋承字世林父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自高五  
尺松竹生焉

宋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鐺底焦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煮食輒刺  
其焦以貽母後孫息亂聚得數升嘗帶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獨遺得活  
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咷母目豁然復明

宋夏侯訢字長况梁國寧陵人也母疾屢經危困訢衣不解帶二年母不  
忍見其辛苦使出便寢息訢出便卧忽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  
常矜汝至孝賜藥在屋後桑樹上訢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便  
得痊瘥

宋韓靈珍東海郟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靈敏共種瓜半畝欲以營  
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暮復生大小如初遂得充葬

唐撫州金谿葛祐二女性至孝祐敬宗時為金谿監銀場吏時鑛盡煎煉

不成歲額盡虧祐傾家無以償拷掠幾死祐無子唯二女不忍見父之苦  
乃相與嚙齒發誓願以身代父死明日果同躍入冶中俄有陰雲四起烈

風雷雨如晦眾皆驚怖即發爐取其骨已化為白金矣有司遂釋其父并  
聞于朝朝廷嘉其孝烈即詔旌異之官為立祠題曰烈女廟嚙齒之處有

池名曰軟血池其廟至今尚存鄉民水旱疾疫必往禱焉甚著靈應  
宋丁密字靖公遭父憂寢於塚側致飛鳧一雙游密廬旁小池中後遭母喪

復廬於墓所而故時雙鳧復來時人服其至孝所感  
宋辛繕字幼文母喪倚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鷄首燕領魚尾蛇頸脩五

色而青棲于門樹  
宋文讓養母至孝及喪不用僮僕之力兄弟二人營築其墳塋歸取糧群

鳥數千銜壤俄而成墳  
吳中書郎盧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暫行命婢食母婢乃取蟻蟪蒸食之

母甚以為美不知是何物兒還母曰汝行後婢進吾食甘甚然非魚肉汝  
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曰實是蟻蟪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立開

宋隗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楫致之深浚艱辛忽有橫石特起直  
赴江春後取水無復勞劇

宋浙中陳少卿事親以孝聞一朝母疾求醫不効不遑安處夙夜思之人  
事既盡豈若禱之於天不過一誠而已遂發心夜半虔禱上天願求妙藥  
以療母疾少頃金盤有聲果蒙天賜四十九粒太夫人服之即獲勿藥之  
喜少卿喜而不勝經歷四五年間太夫人又病少卿仍舊虔禱於天了無  
感應所夕憂懼次早自撰青詞而自寫之即召羽衣設醮而祈禱焉既而  
道士伏壇湏臾興而言曰上帝甚喜少卿青詞至誠至孝如此少卿問曰  
其言如何對曰喜見中有一聯云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  
從臣子之請如今太夫人病三日安樂更延一紀之壽其後果然

昔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彫胡飯常帥子女躬採擷還家導  
水鑿川供養母有盈儲家近太湖湖中生彫胡無復雜草蠅鳥不敢至焉  
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母在無以卒歲夫婦對泣日因掃地拾銀一錠重二  
十五兩因此稍活後登相位列賜銀百錠既受而缺其一將以次日詰守  
歲更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某月某日相公先借用一錠覺而記之則獲銀  
之歲月日同也

宋蘭溪聖壽寺僧良俊清齋持律其德屢推為主首避終不肯受母老  
二兄貧不能奉甘旨乃取至寺中於卧房後闢一室以處之躬致庖爨凡  
十有五年不使其徒干預母亡罄衣鉢津送縣人敬服之凡有佛事必命  
以為主年七十二一日晨興沐浴衣服坐而化去出家子能如此是亦可  
佳也

宋貴陽縣民支漸昇母於賴錫溪山中廬於墓側已經三年自負土成墳  
齋素不食五味唯菽粟而已日三時踴勤餘時即誦佛經有白黑雀各二  
對盤泊墳上松間每有野狸白蛇兔自山上來看上土久之方去又有白  
鷄及五色雀計萬餘圍繞人以為孝感所致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  
寧神宗詔賜粟帛付之史官權資州助教

元廬陵趙次子性至孝年四歲其父行賈不還祖母及母養之既長欲往

再其父以祖母老不得行及祖母卒子年二十六時從父從妣來言父已  
父死而不知其處日夜哀禱即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曾  
老者與父厚善當知之即走數千里往詢焉知父死濱州利津縣又徒就  
至利津得未琪張文者言若父吾所葬棺具有題識在城南外然歲久城  
南翳然榛莽塚墓累累不可辨識矣趙子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鞍  
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駭解鞍墮既歷數墳忽經一墳駭  
解鞍墮發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未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人皆以為  
孝感所致

宋周準事繼母至孝家貧一夕夢神人引至上帝前奏周準孝於繼母敢  
告旌褒此人以為孝者之勸上帝顧左右取注生簿云周準平生止五貫  
資身其神又奏曰君不旌褒此人無以激勸世俗上帝云張車子有錢一  
千貫可且借與十年後得二不息準自得夢後作商有倍徒之獲十年及  
千二百緡一日有孕婦過其門將產腹痛不能前其妻扶持歸其家油車  
屋内生一男遂名車子後周準歸其妻具以語之準遂送一千緡還車子  
其家不受置之其門而去自後終身不滿二百千以此觀之人之賦財有  
分限不可妄意非理貪求而得也

宋杜羔性至孝其父河圯一尉而卒母非嫡姪亂不知所之羔遍求不獲  
後隨兄廉赴澤潞判官兄嘗鞠獄於庭中有一老婦見羔語曰此少年狀  
貌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無存者  
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烟煤下見數行字拂視之乃父遺迹云我  
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  
丘隴因得歸葬

唐留京臨江人有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  
泣忽有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約行十數里及一高岸登岸回顧  
龜遂不見

宋頊琦字彥異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  
通靈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則留

宋庾延字粹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終喪而去

宋都昌吳孝婦夫蚤亡無子寡居而事姑至孝姑老且病日念吳孤單欲招一婿幹盡因以為義兒吳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竭力供侍乞罷此說姑知其志不可奪勉從之吳為鄉曲隣里緝麻絡絲澣濯補綴及饋餉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市米買薪或得肉饌必懷歲歸賦性實直不妄說一言一話錢物之屬雖紛雜在前不肯輒取皆稱歎其廉交相邀喚以故婦姑介處畧無饑寒之慮嘗炊飯未及饋餽鄰母呼之出姑謂過熟將取置盆中以不能視瞻誤傾桶內其間頗垢汚不潔吳以還舍不發問亟往比隣借飯饋姑而拈所汙者汲水滌蕩數過別蒸以食一日正晝里人盡見祥雲五色從空而下吳氏躡之而升杳杳逝天際驚報其姑曰婆婆媳婦白日上升去了姑曰莫要胡說恰來與誰家春米甚倦困見在床上歇如不相信但往驗之衆共詣其房猶睡着皆駭然而退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兩箇青童駕雲來手執符牒牽我衣裾言天帝召便同躋虛直叩天門引入朝謁帝御坐臨軒勞問周至曰汝一愚下村婦却能奉事先姑勤苦盡心實是可重遂賜一盃酒馨香噴鼻又與錢一貫文教將歸供贍從今不須去傭作乃拜謝而返兩童仍前送還恍惚而醒果見床頭有千錢在滿房酒香始悟衆所觀者神遊耳自此情喚愈多吳亦不拒而賜錢專以為姑用用盡復有一千綿綿不窮姑雙目亦再明或云婦姑後皆上天

宋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牧童得饅頭二隻以木葉包其一置腰間魚笈中將還家天忽冥晦雷電大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笈中我答曰欲歸遺母老人喜即揮衆使退

宋李轅事母至孝忽一日薄暮有客欲投宿轅適臨溪烹鷄客謂必以相館既而具飯乃脫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轅實告曰母病思肉山居無有故烹一鷄不能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忽大雨反風火即隨滅既而鄰里聚觀乃見一人卧在火中所執火炬尚猶在手細視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自縱火時明見一大人狀如神君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至反及今則死

矣言訖遂死

唐虞國少有孝行後為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廳事每出行縣飛逐其車既卒於官遂喪還至餘姚止墓前歷三年乃去時謂虞國孝行所感唐陽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歿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則紡績數年間葬舅姑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凡七喪深為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存恤之所居後生靈芝數十莖成五色焉

宋崔希喬清河人也以孝弟稱解褐臨清尉丁母憂哀毀殆至滅性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聞平京邑轉鄭縣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夕而葩蓋盈尺矣州以狀申歲餘遷御史出授并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貧弱之輩荷其仁恕時有雲如蓋當其廳事斯須五色雜綵周於縣郭道俗仰望久之以狀聞勅編諸國史尋遷司勳負外其并州廳事前業葺中有小鳥來巢如鷦鷯孕卵纒數日殼毀而誕已離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如鵝馴擾閑暇無復驚懼洎能飛翔時歸舊所并州人皆稱為兵曹鳥

初居喪管城每一哭群鳥畢集至于數萬墻宇皆遍至有樹條折者周於原野村鄰嗟稱之每所居其巢燕敷乳必返哺踰旬後分飛矣此孝義感通也

蜀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沒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之中流婦出渚乃見竹筒橫未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熟而進之於姑聞者嘆駭

昔梓潼帝君既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紉飲食失時常致疾疹逮至暮重之以六氣所淫遂成大苦疽發於背始以巫覡祈禱中更醫工疔劑月餘皆不效帝君不離卧內日夕省視未嘗解衣而息計窮矣乃為呪瘧出大膿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有膜如綿纈膿乳如米粒母氏漸安而以病久食少復成瘵瘵醫曰此痼疾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復帝君因夜中自割股肉烹而供之忽聞空中語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母一紀之壽翌日而愈果

符神告及帝君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疫毒流行人無免者鄉邑蕭條  
無人跡帝君之父年八十有五母年七十有三感暑中皆得疾同日而逝  
於是帝君自持香鉢以經營大事乃於墓傍倚廬枕塊以終三年之喪既  
葬五年距墳西三十里洪水暴發平陸成溪以墳為岸水源不竭勢頗浚  
急帝君心甚懼焉欲改卜之而無及矣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  
口併取家藏金像而嚴事之期於無虞次年秋雨霖霖傍溪水湧漲數流  
奔合為一帝君心益恐齋戒益嚴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確廣  
一里餘自是松楸永無害矣

昔漢水之源有孝婦曰楊靚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逝靚  
中矢言不復他適及囊篋罄空家無兼侍姑老且病媒妁日至靚中曰人  
之所慕色與財爾妾家素貧方丁大禍今好逑之人不已意者以妾年齒  
未衰血氣尚盛身無惡疾唯此為求爾妾尚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  
革面而事他人乎針指小巧素所不廢為人縫緝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  
老焉不得已則待姑百年改卜未晚也乃自斷髮喪面不御鉛朱以婦功

自給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賊人乘其出踰  
垣啓鑰盡携所藏靚中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潮生欲  
治之適會梓潼帝君來褒中就以此報帝君遣陰兵三十八人執賊於市  
舉持所竊歷告于人曰此節孝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已而舉手向口自  
嚙十指盡而死

唐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也蚤失其母及長不記容狀哀慕之心不拘月  
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爾母也爾孝通神  
明故我得達爾處師貞夢中大哭及覺哀誦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  
夕起居反告如常每薦新必先薦然後食時人語曰孝通幽明漢有丁蘭  
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凡飲食非師貞親調則福不能食居處誦為嚴  
潔或問其故師貞曰居處不莊非孝也師貞偶疾卧其父福暮食不安師  
貞欬然起誦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師貞驚起而愈凡有疾經旬不瘥師  
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為讀道釋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  
服愈師貞自求之藥肆皆不曉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羗活也覺而求之

見飛逐愈後考妣繼長六年有雙白雀栖飛戶間除几筵之日對師貞啊  
傷頓趨狀若號咷躡躑久之乃去

漢雍青東郡民之女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歛錢營助  
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託以其  
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以供養其父母為務十餘年中公姑感之勸令  
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殺之縣收拷捶遂以誣款刑  
於市青臨刑語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血  
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漢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髣髴親形事之若  
生朝夕定省後隣人張妗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授木人木人不悅不以  
借之張妗醉疾來酣罵木人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具  
以告之即奮劍殺張妗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淚郡縣嘉  
其至孝通於神明奏之詔圖其形像

漢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父  
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候父至數年父沒狗思慕羸悴  
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塚側有白兔之祥鄉族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  
時官至侍中

昔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嘗中父老謂  
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有三子而操同產二人張氏厚於三子  
命操常執勤主炊為三子設席操弟多以疾辭卧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  
勞倦張誨其子讀書咸以驕志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操執鞭引  
繩如童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三子  
嗜酒佚蕩輒敢抵忤於人或至及門詬罵詞及母氏而操為涕泣拜而辭  
之惡少年咸曰不謂三賊有令兄某無故及長者門羅拜操而去繼母遺  
其三子以亡而操訓養踰於未亡日哀毀過禮廬於墓側每夕有狐狸羅  
列散於廬左右欲旦而去凡三年時人以操在野野獸為之衛侍非孝感  
通於神明其孰能逮於此服闋明經擢第歸上塚盡哀以報揚名之義里  
巷榮之調為臨渙縣尉毗佐以寬仁吏民皆稱慕焉操以官舍都屋專老



所處不敢寧居唯西廡而已都屋設几進神座祀之出必告反必面過美  
庭鞠躬如也入門恭謹其家居常若奉尊者無大嘔吐責之音同寮服之  
操每旦具冠帶指紳讀孝經一篇然後視事忌日則增其數讀至喪親事  
涕咽不勝哀慟追感之心如新丁艱操子昭有文名於世次于雲恭謹有  
父風高尚好學

昔果山之隅富人王基年五十尚無子一日醉飽脫其妻曰人之欲富者  
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為哉妻安氏亦巨室  
也生平性嚴而妬聞而自愧乃出資粧買柳氏女以奉良人逾年有娠安  
甚喜早夜焚香祝于天地每以王氏嗣續為請知柳氏有娠即以已之衣  
飾與之至於防護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蓐之月前期請女醫以為備既  
分娩果得男子大喜乳哺襁褓大小便利皆自洗濯視其子猶已生也夫  
君賢之子彌月名曰宜壽亦安之意也尋召乳婦專飼養之語柳曰吾與  
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以吾兒之故爾兒將周歲矣吾  
將擇媒嫁汝為良人妻也柳乃號泣曰非所願也願與宜壽相處死而後

已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為代耶易其衣粧食以粗糲視之如犬豕呼則以  
畜名之力作辛苦畢責於柳宜壽三歲一日走投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  
以兒故飢寒苦辛無所恨也迹來月餘不見兒面見憶母否宜壽亦哭之  
聲聞于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持挺以捶之甚苦時當寒月盡褫其衣夜屏  
之外詰旦呼里胥而逐之基以重傷宜壽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勢  
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為妾則我且出必欲留我則無容此畜倘移時不決  
則我且求死於君前基不能拒與柳所服裙釵婢携而為質安乃奪之柳  
以父於飢困憔悴骨立鬢髮童禿身肉枯黑人無所取焉乃行於城郭乞  
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徙居通州者挈柳偕行年餘安知之貽書給責又被  
逐焉既無所向乃以薪水力作餬口於人厥後兩周星紀宜壽父母皆死  
已亦有子十歲名知微乃告其妻康氏曰我家生理頗豐無不足者惟我  
所生母不知存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之故也即以家務  
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歸乃出而北行凡遇井邑觸處排  
徊淹流道路俄爾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推毀日惟一飯菜米而已誠

動幽明所至靈祇為之感格巴渠二相合之地有鳳凰山梓潼帝君徜徉  
焉有一老嫗負薪行烈日中揮汗不已息於松下南向長號曰宜壽宜壽  
吾兒健否母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帝君聞之有所不忍呼里域獨孤  
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生母也時宜壽久別其家促歸已返中途  
帝君為夢之宜壽目見所生母在家之日吾樂之詳及路中相見之處明  
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兆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  
也乃行三日到鳳凰山之下方炊暴雨忽至行人莫進良久一村婦負薪  
而入見宜壽揖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母也迎而歸之柳年八十而卒  
元祝公榮字大昌慶州麗水人事親至孝母歿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  
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事之如生  
元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搏有疾士弘傾家資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  
扣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  
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眾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  
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元郭玄禮廬陵人事親極誠孝大德中忽病而死但心骨間微暖未斂經  
宿還魂云有黃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一人服飾如王者坐於殿上私  
問吏卒云殿上是何官人曰是閻羅王即宋文丞相也玄禮私喜曰丞相  
吾鄉人也王遽召上殿曰汝命當盡上帝以汝有孝行特放汝壽一紀汝  
還世間多勉人為忠孝冥間報應不爽毫髮遂遣前黃巾人復送之歸遂  
活歷歷與人言之

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  
日逗留旅館午困假寐夢至一庵中人請喫麻糍覺來聞隣居有一嫗哭  
泣之聲甚哀葉因此過其門扣之一老嫗曰今日乃兒子忌辰適往墳庵  
齋佛追修心為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今嗣何年夫喪  
嫗言其子所死之時即葉所生之日也老嫗曰吾一兒甚孝於父母業儒  
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初死時次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將復往  
生儒家為男得官達後十八年復得見母言訖遂歿吾今日思之正十八  
年是以悲也葉問尚有詩卷及葉否嫗發篋示之其文葉即葉之請舉及

第程文一本業遂拜姬為前生父母載之赴官

唐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叅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叅軍鄭崇賞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簡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唐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自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塚木自荊州長史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于柩居父喪有節行

唐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唐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也居親喪穿墻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却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皆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

宋金銀行人楊初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盡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至孝每為供軍司追促不令母知恐母為憂一日有道人詣其家問所納官錢以何準備具以困窘言之道人令市生鐵備炭火明日復來燃炭壘鐵以藥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初曰我住青城山中念爾孝不違親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供養復引初往山中與以丹藥俾奉其母後其母駿白還青老能返壯

唐鄭潛曜父萬鈞駙馬都尉榮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齷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人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唐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元曾孫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紳母有烏銜芝置輜車上個翔悲鳴若助哀者久而後去

唐賈循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常稱疾不答辟授里中誦一龍觀亡負  
土成墳廬其左手時松柏時踊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聘君循母  
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土墉人以為瑞

宋顧忻秦州秦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具冠  
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  
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年九十餘  
無疾而終

宋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反者義  
毋過其塚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  
曰忽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  
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餼糧踰年墳間以異  
蒂木連理又有巨蛇繞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  
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唐商踐猷字伯起蕙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嘔血而卒子寅為永寧  
尉貶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歛其子亮自誓事祖母如寅在  
時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楯時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宋楊慶鄆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食慶取  
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八口遂瘥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  
坊曰崇孝紹興十二年詔旌表其門

唐沈季詮字子平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  
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踊呼投江  
中少頃持母辭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異其孝感具祭禮而葬之

北魏崔鴻字彥鸞事親至孝為三公郎中延昌三年以父憂解任甘露降  
其廬前木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木

宋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鳥集  
墓上

唐楊炎字公南有孝行玄宗時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  
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

宋董黯字孝治會稽人也少亡父獨養母孝敬甚篤每得甘果美味輒即  
奔獻於母母常肥悅比隣有王寄者其家大富寄為人不孝母為非法惡  
事母懷憂愁身體羸瘦寄母為黯母曰夫人家貧年高有何供養而長肥  
悅黯母曰我子孝順不為非法身不憂愁故肥悅耳遂問寄母曰夫人未  
富美味充饒何為羸瘦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出入往來嘗使我憂愁是  
以瘦耳寄聞之候黯不在家遂入黯室內梓黯母拽於床下手搦脚踢苦  
辱而去黯歸見母在床顏色不悅跪問曰老人不能自慎多言黯知之母  
遂成疾醫弗効及母亡葬送去訖乃斬寄頭祭於墓前奠於塚上跪祝曰  
人之有德孝為至先鞠我養我誠然信然父母之讎不同戴天今已殺爾  
祭於墓前昔讎已復更無後寃後乃自縛入官得赦免之

晉鄧寶者九隴人也有孝行事父母至孝鄉里稱之其家酤酒得利即以  
奉甘旨常有二客狀貌魁偉非常人也每來飲酒竟日不醉視其事親盡  
禮每嗟異之二人往來歲餘忽一日言曰汝孝行可嘉與道有緣不知何  
年復重會耳寶聞其言異之伺其去替隨其後行三十餘里有江二客履

水而渡勢若平地寶躡其槳水雖至深亦不陷溺二客登山有雲門璿字  
寶亦隨之入庭廡益廣奇花恠石皆神仙談論或博奕歌宴或隱几者青  
童玉女吟詠經文二客迴見寶笑曰汝亦來也引之周覽不覺飢渴稍夜  
雖星斗羅空而光景如晝二客謂寶曰汝離家已久母氏憶念成疾可還  
家與藥兩丸令救母疾遂出在山外迴顧向之雲木蔽空無復所有至家  
已二年矣母疾見寶還喜而平愈寶以藥獻母壽百餘歲而終寶結廬墓  
側歲餘向之二客詣廬召之入葛瓊洞天後所居之處號為鄧寶路鄉里  
傳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者稱之曰蘭公初居于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  
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  
語蘭公曰始炁為大道於日中為孝道仙王元炁為至道於月中為孝道  
明王玄炁為孝道於斗中為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  
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託化人間示陳孝悌  
之教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

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錢券令傳授丹陽黃堂靖女真謚母且戒之曰將來  
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旁忽見有  
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  
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鍊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歲蜃骨耳宜  
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  
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遂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  
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  
與他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衣一領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  
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連環骨一具衆咸驚歎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  
府君着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為一體竦身輕舉  
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  
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子丹陽三歲靈童並  
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宋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

動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為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道飛天大神逐日監  
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壻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果

昔有一士人居貧守約事母至孝母病且篤無資命醫方憂窘無計忽有  
道人詣門謂曰惟羅天大醮極有感應若能志誠盟許即獲痊愈士人如  
其言立盟以願天母疾果瘥厥後貧窶如舊力不能酬時人皆言脩建此  
醮非數千緡不可自度終身不能畢願深抱悒快愧負夙盟其母亦知其  
子以未能酬醮為憂一日謂其子曰天帝惟享誠耳爾但能以誠意酬之  
亦猶愈於久不酬也乃自發誓願以千二百枚石子代還羅天大醮事親  
之暇遶山遍尋石子先是每日得三四枚後漸難得而尋之愈堅確每得  
一石子凡三四次洗滌置淨處雨雪之外日日不廢如是千餘日始全其  
數乃於山谷潔淨之處建立醮壇羅列石子每一石子存想天帝一拜至  
中夜拜猶未畢時有丁倅者舟行道經其村二更後忽聞空中有人云胡聖已  
悚然驚愕愕推蓬視之則漠然無迹方抱疑而生忽聞空中有人云胡聖已  
遇玉帝將至其辭甚明須臾又聞天樂嘹亮丁倅又出視之唯見五色綵

雲浮空過前山而栖泊林杪至翌旦再起視之綠雲仍在林間不散遂登岸詣其處訪之唯見地上陳列無數石子其間異香馥郁霞光掩映乃徘徊其間久之遇一樵者至詢問其由樵者吞以士人以石子還醮之事丁倅更詣士人詢得其詳深加歎異越數日丁倅又聞其隣邑有一富家建黃錄醮者適與士人同日其主醮道士伏章良久方起報云玉帝已赴千石寶珠會去矣適與向夜躬自聞見者相符固知純孝至誠感動穹昊良有以也

晉孫畧有孝行卒時大殮日有一老父緼袍草履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動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喪主恠而追馬直去不顧時人以為孝行感通致有神仙來吊之

漢蘇仙公者名耽桂陽人也文帝時得道少喪父以孝聞宅在郡城東北仙公少時常牧牛與小兒更日為牧師牧之牛則不驅自歸餘小兒牧之牛則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公曰非爾所知一旦母曰食無鮓仙公携錢去斯須鮓至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

何速如是仙公曰買鮓時見舅云我明日来明日果來言見公便縣買鮓母方知其神異常乘一鹿又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後先公洒掃門庭謂人曰仙侶當降俄頃見西北紫雲氤氳數十白鶴飛翔降庭中化為少年仙公逢迎乃白母曰某受性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且違色養母曰汝去後我如何存活仙公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有所闕乏即叩櫃而言之所需當至慎勿開也言畢紫雲捧足羣鶴翔冲虛而去來年果疾疫人求母療之皆愈有所闕叩櫃即至後母輒開櫃見雙鶴飛去母年百餘歲卒鄉人以禮葬之忽見牛脾山紫雲中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郡守鄉人就山吊慰但聞哭聲郡守苦請相見吞曰出俗日夕形貌殊常若當露見誠恐驚恠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有細毛異於人也因謝吊客曰遠勞見慰道途嶮阻可容直路而還不須回顧言畢即見橋亘嶺邊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吏回顧遂失橋所墮落江邊乃見一赤龍婉轉而去仙公哭處有桂竹兩林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後無復

乘聲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為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樓上人  
或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  
蘇君彈我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宅也

隋潘師正字子貞趙郡贊皇人也祖居常楚州刺史父寔通州刺史母善  
相骨法乃曰此兒不貴即仙及能言授孝經論語詩禮及易隨授輒通暢  
微旨乃曰復有書乎母曰有五言道德經因委意精誦及母病服勤湯  
藥母告之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何恨哉哀汝尚幼師正曰若天  
奪慈顏即奉隨委順母曰此俗孝也又曰割痛強生永從道訣異薦福幽  
冥母摩其頂曰勉之毋終廬於墓側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者一見師正  
曰三清驥者非爾誰能乘之時復有茅山道士王遠知乃陶貞白之上足  
也愛道嘗謂師正曰吾非不欲爾為榮然成就功德非遠知不可當相付  
囑矣遠知見之殊復歡悅謂愛道曰我輩福德今日復有潘仙耶於是隱  
訣真文通神別景一以相付唐太宗招遠知於茅山師正送至華陽洞願  
住遠知曰汝終歸嵩嶽初師正向茅山渡楊子津飲穢水痢下凝脂數升

腠理枯竭夢見一人衣冠乘空而下授一杯白藥夢中飲訖便寤而平復  
師正奉師之語即歸嵩山與道士劉愛道合居雙泉後上嵩山中頂二十  
餘年少水復移下逍遙谷與人境都絕每食但數粒青飢一漱泉水洗心  
空山形與草木俱每日沐浴靜坐養氣導和所修經法乃太上之道有三  
中真之道有六下真之道有八並金闕之朱格玉函之祕言也高宗延  
至洛陽請作符書辭不能帝問山中復何所須師正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  
不少遂放還山調露初帝與后幸嵩山以乘輿迎師入嵩陽觀對問玄理  
親送至逍遙谷見室中有兩大瓢上問曰何以為師正曰中有青飢昔西  
城王君以南燭草為之服食得道上乃命道士葉法善住江東造青飢上  
每致書稱弟子又為師造隆唐觀仍於高嶺別起精思院帝幸精思院後  
宮侍從不得及門令相王擊飢米及諸藥敬愛之禮備至馬師正嘗謂弟  
子曰吾實無用天恩濫加坐官屋食官藥着官衣興動土功驚擾靈嶽吾  
罪人也汝等學道當求絕跡之處時天子在洛陽召之勅陽城縣令樊文  
檢校道路幡花徒嵩山板上陽苑無幾還山詔師為大弘道觀主師辭帝



曰借師名耳豈廢居山一旦逍遙谷東巖上忽有蕭管仙樂之音弟子由  
師師曰吾無所聞汝勿眩俗也但曰吾今不負吾親勉之之訓矣乃危坐  
而逝人以為尸解焉

唐姚栖雲家不甚富惟仰給農桑生三歲其父為其兄無子代之遠成遂  
死于遂栖雲既長迎鬼以葬廬于墓側終身號慕縣令蘇徹捐俸買田開  
阡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褒賞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  
悌社曰節義里曰愛敬始自栖雲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三百餘年  
無一人異詞經五代離亂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

晉顏含字弘都少以孝聞武帝咸寧中侍兄疾十有三年淳行不替年九  
十三卒而喪在殯會隣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為含淳誠所  
感也

宋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  
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正與物多  
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  
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  
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  
從閭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  
骨歸葬廬墓并期每一悲踊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僕德  
璋鞠之如己子

宋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菽養衣  
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  
州以開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為贊皇令

宋樊景温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各異居積年大中祥符  
中景温樗樹五枝并為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各感其異因復義  
舉鄉人並稱雍睦

元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成福寧未幾死  
成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義  
無遺禮既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

無而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妻則已妻  
在敢愛死乎乃財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妻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  
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  
見零閭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  
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  
爾信妻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零護  
還喪給錢使葬仍旌其門

宋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  
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  
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  
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八執為婦人與嬰兒狀至  
今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盛炭其狀益顯

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杞梁殖戰而死杞梁殖無子內外又無五屬之  
親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  
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  
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  
依以見其誠外無所倚以見其節吾豈能更二哉惟當倚吾夫於地下耳  
遂赴淄水而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  
奉養舅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念疾升乃呼榮欲  
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禮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  
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  
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  
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  
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  
罪乃殯葬之

宋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夫皆被執  
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皆美欲納之婦踊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

死夜今倖囚婦人難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  
善事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妻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  
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恐其誠  
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崧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侍守者  
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  
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則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為貞婦郡守立石  
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晉宜陽縣女子彭娥值永嘉之亂父母昆弟皆為賊所害娥方負器出汲  
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鬪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汙之溪際有峭壁高數十丈  
娥大呼曰皇天有神否豈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山石者再山忽開數  
丈娥即遁入賊逐之山復合賊皆磔死娥遂不知所在所遺汲器化為石  
形似鷄人因號曰石鷄山女娥潭後有樵者嘗見娥在山洞間云

宋福州福清縣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  
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禮傷義是為速禍因勸

紹祖即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至荊州刺史少為太學生與張劭為友  
劭字元伯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見孺子乃共剋  
期日後期方至元伯白母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  
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長  
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  
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汝携子往依焉妻從之  
式既省平子書向柩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  
後元伯寢疾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范巨卿爾尋卒式時為郡功曹忽夢  
元伯玄冕垂纓徒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能忘我  
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服朋友之服投其  
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  
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  
是必范巨卿也式既至歸慟良久乃叩喪曰元伯行矣死生路異永從此

解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其塚為情  
墳樹碑然後乃去人皆謂范張為死生之交

唐羅道琮蒲州人慷慨尚義貞觀末徙嶺南有友人同斥者死荆襄間臨  
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  
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  
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湧乃得尸還鄉道中夜宿行店彷彿  
見其友告曰君厚德不間存亡名位將不止此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  
為時名儒

宋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交處契誼甚厚相約世世無  
相棄一日邀遊峨嵋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之泝峽舟次南浦見婦  
人錦襦負嬰而汲者圓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李源驚問之  
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  
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我一笑為記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  
須公相見以明交誼至暮圓澤無疾逝而此婦果育子踰三日李源往視

兒果笑源後十二年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上  
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及相見曰  
李公真信士也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  
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觀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明亘古不壞萬劫千  
生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

唐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  
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  
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  
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  
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  
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  
其友數輩將嵩山忽見旌幢騎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見專車者乃孝基  
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  
不見

宋尚霖祥符末以殿中丞知夔州巫山縣有尉李謀者山東人頗幹敏一  
旦疾病尚聞其妻頓日往臨問曰萬一不起可以後事告也尉曰願以老  
母幼女為託公倘垂仁惻謀雖死敢忘結草之義乎尚泣然愍之既死出  
俸錢送其母及骨函還鄉里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李如平昔拜且泣曰  
謀懇求於陰官今得為公之子以此為謝耳是月邑君妊娠明年解官訟  
流赴關或遇灘險隱約見尉在岸上招呼將抵荆渚又夢李報曰謀明日  
當生府中必送一合來宜收之翌日果誕一男子府尹以合貯粟米遺尚  
曰聞邑君育子以為糜粥之具因字穎乳名合兒穎性純厚敏於行而篤  
於學官至大理丞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四

